

塘吞水库的记忆

□余国定

我的老家在衢山塘吞村，走出家门，抬眼就能望见巍峨、挺拔的观音山。

老家前面有一座水库，名叫塘吞水库。水库依靠当时国家支持，太平全乡、各社社员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于1963年11月动工兴建，引水集雨面积0.8平方公里，1965年3月建成，水库坝高5.6米，库容量38万立方米。1973年冬，又在原坝基础上进行扩建，到1978年秋，完成坝长695米，水库坝高增高至7米，库容量达到66万立方米。在水库左侧建溢洪道，宽2.5米，深0.8米，右坝头转弯处建预制水泥管放水涵道管，直径0.3米启闭机，用螺旋式直插拉杆，迎水坝砌石护坡。整个工程投入土石方10.89万立方米，迁移民房40间，涉及余家、徐家两大家族16户家庭。总投资20.71万元，其中国家投资5万元。

当年，虽然我父亲在外地工作，但按规定我家也分配到了水库建设挖泥这项工作。年仅10多岁的我，也参与到了水库热火朝天的建设之中。记得水库底下红旗飘飘、锣鼓喧天，高音喇叭唱着雄壮的一首首歌曲。我和父母亲一起，把泥土从水库底下一担担挑到水库大坝上，我人小，力气不足，帮

着父母亲把泥土放进土箕之中，然后让父母亲来挑。

挑到大坝上的泥土，堆成长方形、正方形，到了一定时候，会有人来丈量。幼小的我，清楚记得有那么一天，丈量过后，母亲对父亲说，好了不用挑了，但父亲还是坚持着。现在想想，母亲说的“好了”，是我家做水库必须完成的义务挖泥工任务完成了，而父亲还要坚持，从小处说，是为了赚钱养家的需要，从大处说，那自然而然是为了水库的建设，出最大的力气，尽最大的义务。

1979年，为增加集雨面积，从黄沙大坑至峙坑，开挖引水隧洞，1981年秋建设完工。从此，水库蓄水量达到历史最高位。水库用于全乡农田灌溉，受益面积达到920亩。

夏天一到，村里的大人、小孩，乃至年轻姑娘都会涌向水库，在水库中游泳、玩耍，呐喊声、嬉笑声回荡在水库上空。

那年，我还没有完全学会游泳，只会在水面上狗刨几下，扑腾、打滚儿。记得有那么一天，天气特别热，中午来水库游泳的小孩子特别多，一个个光着身子，在水库大坝上排着长长的队伍，像跳板跳水一样，奋力跃起，跳进水库中。孩子们笑声鼎沸，热闹非

凡，我也跑出家门，和这群小朋友一起，参与戏水大战。

正在我与小朋友热火朝天地打水仗时，看见我的一位堂姐，手里提着一只篮子，站在我面前。堂姐比我大一岁，那天是和她母亲一起来我家走亲戚的。她家养着一头猪，顺便想在水库中捞些水草作为饲料。见我在水库中玩水，她觉得今天收成一定不错，就走近我，把篮子递给我，把任务交给我。小小年纪的我，好像接受了一项军令一样，抱着一定要完成的决心，紧紧抓着篮子，开始在水面上采集水草。为了多采一点，采得更好、更新鲜，我慢慢游向水库中央。正在我兴高采烈、即将完成堂姐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时，原本头露出水面的我，一下子没入水中，沉入水底。

原来这里挖了一口井，今年雨水多，库水涨高，把这口井淹没了。而我以为这里还是浅滩，心里毫无准备，就这样掉进了危险区域。当没入井水的一瞬间，小小年纪的我，脑子十分清醒，用刚学会的一点游泳技能，拼命自救。当时的我，挥舞着双手，双脚不停地蹬动，用尽全身力气。突然间，我的一只脚踩到一块石头，估计是井壁石头叠起来留出的

缝隙。脚踩到石头的瞬间，加上挥舞身体向上的力量，我一下子从井底弹了出来。旁边的小伙伴们还以为我在学游泳，表现得很精彩，一个个朝我哈哈大笑。此时的我，一出水，就哇哇大哭着跑回了家。

记得当时家里人很多，一屋子都是女人，笑声、话语音混在一起。我妈看到我哭着回来，一下子紧张起来。其中一位阿姨看到我的肚子鼓得像待产的孕妇，惊叫了一声。我妈和阿姨们一起，把我抱到桌子上，头朝下、脚朝天，大口的水从我的小嘴巴向外喷出，我也慢慢缓了过来。大约一小时后，我又来到水库边，观看小朋友们的跳水比赛。

随着衢山的发展变化，生活用水量不断增加，昔日的水塘吞水库也今非昔比，如今已同衢山自来水厂联网，成为了衢山饮用水的重要保障地。每年回老家，我总要去水库边坐坐、走走、看看。如今的水库，四周见不到一丝泥巴，一块块整洁的石头连接在一起，水面上还架起了栏杆，我们不能再与水库零距离亲近了。

但时隔50多年，每当回想起和老家水库的那次亲密接触、生死相恋，心中总有一股别样的滋味，难以忘记，难以忘怀。

入城口的诗意蝶变

□翁盈昌 文/摄



方天地；静静伫立的长凳仿佛邀请人们稍作休憩；透明顶棚洒下的温暖阳光有种独特的温柔；彩虹护栏勾勒出的绚丽色彩，如同“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的绮梦。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设计者的匠心独运。而那面水幕墙，无疑是公园的点睛之

笔。从公园中间穿过的潺潺流水，似在低吟浅唱李益的“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又像是在娓娓道来城市的过往与今朝，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的岁月流转与城市底蕴。

宽敞的活动空间，成为了附近居民的

“快乐天地”。在这里，老人们悠闲地唠着家常，孩子们在嬉笑打闹，年轻人则可享受着片刻的宁静。它不仅是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更成为了凝聚社区情感的温馨港湾，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春日暖阳下，站在高楼俯瞰，小公园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城市的入口。夕阳的余晖为它镀上一层金色的光辉，流线形的花坛恰似灵动的五线谱，而那点缀其间的花草树木，则化作一个个跳跃的音符，共同奏响了专属于沈家门的春日圆舞曲。这一刻，城市的喧嚣仿佛都已远去，留下的只有这“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如诗如画美景和内心的那份“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宁静与惬意。

沈家门墩头入城口的口袋公园，不仅是城市形象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城市发展与人文关怀的生动写照。它让我们看到，城市的改造与建设，不仅可以提升城市的颜值，更能温暖人心，为人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它就像一位无声的使者，迎接着一位位来到沈家门的人，用它的美丽与温柔，传递着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与无限活力。

远航

□一棵树 文/摄

那些噬咬过我们肌肤的锈迹
在船坞和码头上鱼鳞般剥落
浪花的暗影在无边的脚下涌动
围拢又散开，听得到声声叹息

绳缆解开，似一道裂口
忧伤突然风一样铺满整片甲板
仿佛所有的告别都不必说出口

你终于开始移动
带着我们尚未生锈的相遇
也带着所有熟悉的爱恋和伤痛

远方，航迹隐没
或许，不可预知的风暴会再次袭来
就让铁锚代替我扎入最深的海底
为你静静守护



以读书拓展自己生命的维度

□冯国海

“暮色中的书房宛如一艘古老的帆船，载着满舱典籍在时光长河中漂流。那些曾被工作切割得支离破碎的阅读时光，终于在人生的秋季连缀成完整的画卷。”这是我退休以后向往的一种惬意的读书生活场景。就要退休了，该做些什么，我曾一度陷入迷惘，但在抽丝剥茧的思考中我还是理出必做之事——读书仍将是我余生重要支点。

说到读书，现在的人真是幸福，网络发达，海量图书可供人任意选读，和我们小时候比，正可谓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读小学的时候还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图书极其匮乏，除了课本教材书，课外学习资料等同于一零。到了读初中的时候，我喜欢上了听老师讲红军长征、奇袭白虎团等故事，我到外婆家时也喜欢给村里的小朋友讲故事，尽管我讲的故事多数是自己编出来的，也是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读书。我不知父亲的床头边什么时候多了几本繁体字的《三国演义》《红楼梦》《封神榜》等，我会趁父亲不在的时候偷偷拿来仔细翻阅，尽管有很多字不认识，我还是囫圇吞枣读下来。那时，读书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愉悦。

高中的时候，我家隔壁有个比我小几岁的小朋友，他喜欢集邮，而我手头也正好有一些邮票，我对他说我可以将手头的邮票全部给他，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家的所有藏书要借我观看。他给我带来整整一纸板箱书籍，里面还夹杂着许多杂志，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知识储备如同春潮般涌动。记得有

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到普陀山游玩，在海滩上我看见有海鸟在嬉戏，就问身边的同学海鸟是如何饮水的，是饮淡水还是海水，或者两者皆可等等。同学们还真不知道，我就将自己知道的知识告诉他们，另外还说了许多其他东西，当时正好地理老师也在我们身边，听了我海阔天空一顿胡吹猛侃，回去后遇见我的父亲就说：“你家孩子了不起，知识量极其丰富！”

我看的书其实很杂，不一定非是什么世界名著，记得有一次我去学校图书馆，看到一本量子力学书籍，因为从来没接触过和听到过这个东西，纯粹好奇就借回家中翻阅，当然看是看了，但里面说什么，我却没有真正看懂。还有一次我和父亲去一个老师家里，客厅里父亲和那位老师亲切说着话，而我看到一旁桌子上放着一本书便看起来，书中有一首李白的《蜀道难》，我马上被这首气势恢弘的诗所吸引，便一气将其默背下来。

大学的时候，学校图书馆和学校书店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那时我们学生凭图书证一次可借四本书，我通常搭配一本是纯理论的，另三本相对杂一点，看完了以后，马上再去换几本。当时大学里学习的氛围还是比较浓的，学校书店有了新书会吸引许多学生，记得有一次到了一本泰戈尔的诗集《鸿鹄集》，很多学生争相购买，我也买了一本。可惜的是当时在场所有学生（除了我）都把“鹄”字读成了“hao”，而不是“hú”，这其中

还有不少是中文系学生。

刚进校的时候，大家彼此的水平应该差不多，但四年以后，差距会逐渐拉开，因为每个人学到的知识不是完全一样的，每个人的勤奋度也是不一样的，博览群书者与浅尝辄止者，随着时间积累差距会越来越大。同样的话，我也放到以后的工作学习生活之中，文学造诣源于持续滋养，读书使人进步，是人成长的阶梯，我们许多间接经验都是从书本而来，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我钦佩那些喜读书爱读书的人。有一次我的一位同学从新疆到普陀游玩，闲暇之余，他还特地跑到普陀新华书店看书，买了好几本诗歌方面的书籍，还买了一本诺贝尔奖获得者怀特的《风暴眼》送给我。这也让我明白为什么他能够在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路上比别人走得更远一些。

读书的乐趣是无穷的。刚工作时候，有一次出差，我住在省广播电视大学招待所里，与我同住一位老兄有一本写毛泽东的书，我向他借过来，硬是大半夜没睡，将这本书全部啃完，因为书中的精彩早已将我白天的疲惫一扫而空。

早些年我也看过不少武侠小说，那些行侠仗义的江湖豪客也曾让人热血沸腾。近些年我也看了不少玄幻、仙侠一类的小说，书中的精彩自是不说。退休之后，至于读什么的书，届时还是要好好掂量掂量，规划规划，虽然人的寿命有限，能读书的书也有限，但只要书相伴，生命的维度会无限延长。